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神道碑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峯鄉石明里高祖諱澤曽祖諱潤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即府都提控歴崞縣提領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傳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歴終於太原路監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

盧夫人出也幼穎異丱歲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磨礲浸灌日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為衆所嚴憚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

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急於賦歛督責甚峻部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

世祖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力檢覈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川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其人因力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筭受賞遷官者

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啓邊釁交阯虛勞
王師献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膏粱子弟未嘗
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
以崇祀典修國史以有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禀
封陳言毋使苟為進身之計它如選用官吏減錢粮之費理婚
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踈
其言後多施行
世祖賓天上封事于
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啓姦覦
变生不測實可寒心　皇孫撫軍朔漠
先帝既授以　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

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
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題之
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　東朝真號以嚴孝養因言
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令宰
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罷以遺　陛下宜亟
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
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二教睦宗藩選任臺諫教
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　不可缺等十事所上疏又
二十餘　上皆嘉納為擢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
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避權勢凡銓量注擬
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悅服奉　詔使甘肅給軍儲雜
買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司事閲所部獄因而得其寃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為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徽政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申嚴號令奔兵者賴其佽助為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為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庶政損益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取則焉擢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搆害御史郭章公力為之辨有沮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閩右地接羌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柔之以恩而懾之以威土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

之成法　上可其奏仍命總其事方次第記緒未及上而改
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為刑部尚書擢侍御史
除僉樞密院事
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　宸極擢江
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　闕遂參
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
每謂人生未老得閑乃為貴吾年周六甲歷事　四朝恒以
無能補報為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葬其
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夫訃聞　上嗟悼不已　詔特
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
臣為賛書以侈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

中大夫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揔管裴宗文次適姜
某夫亡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次適朝列大夫
曹州尹麻鄢次適敦武校尉某慰權茶提舉王琦孫男二人俶
傳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爲之序惟
公以純實之資克承正學遭逢聖代爲曉名臣雖雅志恬退而
造次不忘於愛君憂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
歲溍始舉進士至京師三十有五年公孫俶以墓隧之碑未建
介翰林脩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溍雖不及游公之門而覿其光
儀聆其謦欬讀公之書而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
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杜伊公之貽
公初筮仕華問四馳擢寘臺端用副倚毗作　帝耳目爲國

著龜　宮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
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儕宥府乃陪宰司訏謨遠猷
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太微胡然遠引莫可馽縶公身在外
忠愛不衰庶公復來赤舄袞衣遺表上聞　當宁齎咨一鳳
之鳴六龍以飛中錫寵褒厥有制詞有封后堂昭以銘詩

沿海上副萬戶石抹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七日武德將軍沿海上萬戶府副萬戶
石抹公終于台州之私第卜以其年其月某日從葬于柳城之
先塋公諱明里帖木兒別名繼祖字伯善迪烈糺人其先出於
梁蕭氏隋蕭后以族入于突厥后歸唐而其族留突厥至遼為
述律氏仕遼多至顯官金滅遼改命為石抹氏曰庫烈而者於
公為六世祖義不仕金望日再拜而卒曰脫羅華察耳者於公

為五世祖承先志亦不仕其弟二子曰也鮮公高祖也問父何為不仕父語以其故慨然曰兒必復之金主聞其材武多智召為奚部長固辭弗獲乃悍兄贍德納姑受之以全其宗遂遯去之北野山射狐鼠以食誓不食金粟聞太祖皇帝龍興朔漠乃杖策來歸謁拜于九斿白旗之下言東京金人根本之地得東京則金何圖 上即命取東京師次高用與之千騎使為前鋒諜知東京新易留守出奇計獨與數騎邀殺之遂入東京得地千里戶十萬八千勝兵十萬進攻北京三年而克之得其守將四十有七城邑二十二有 旨以北京旅拒王師當屠力諫止焉特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別募精銳之士萬二十號黑軍以其籍來上賜金虎符加上將軍提控諸路元帥府便宜行事

太祖西征俾統糺漢黑軍偕諸將經畧中原徇地至蠡州死焉
曾祖諱查剌繼為御史大夫統黑軍定河東陝西諸郡移師攻
益都城破衆欲盡殲降者堅持不可益都之人生為立祠以黑
軍長驅入汴進拔睢陽
太宗皇帝嘉其勞授真定東北京兩路達魯花赤祖諱庫祿滿
以黑軍與從弟度剌攻襄陽樊城
世祖皇帝念其祖父之功降　制褒諭賜金符為總管與叛
將戰于濟南死焉考諱良輔以黑軍攻五河及湖南諸郡宋平
論功行賞賜金虎符歷蔡州管軍萬戶黄州招討使尋以公海
副都元帥開閫于四明會改元帥為萬戶遂以為沿海上萬戶
府副萬戶累階昭毅大將軍由昭毅而上四世世有傳在國史妣
莊氏封某郡太夫人公少負材而尚氣不肯為人下大德七年

以門功入備宿衛事
成宗皇帝為舍利別赤將　上旨禱祠山川所過州邑名人
魁士莫不器重之十一年詔殺公以老謝事　詔以公嗣其
職方是時承平日久黑軍散落之餘多已它屬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皇太子　上命悉括黑軍以衛東宮宗戚貴臣常使
事遂屬公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
馭軍嚴肅而恩意周浹當揀放而老且貧不能歸者曲為之地
使有以自給而達於鄉里旅殯者累數百擇地為叢冢聚瘞而
時祭之婺之教場多餘地最為沃衍相其土宜樹蒔藝粟麥而
儲其入幕府勞徠供億軍中藥餌棺櫘咸取給焉暇日則延師
儒咨諏善道士譽翕然居民亦樂其不擾往往形於謠詠江西

大盜起寧都寇贛州列郡皆警朝廷命行省宰臣親率諸道兵往討之公預在行閒公所設方畧深服其決機之精即徼公爲行軍都鎭撫部郢復諸軍生縛其兇渠二人而乘勝擣其巢兇逆黨潰去元惡尋亦就擒乃班師凱旋處之遂昌惡民嘯聚竊發郡縣約官軍合捕公按兵不出單騎直抵其處責長吏失於撫字諭富家輸粟賑濟而團結保伍以自衞不旬日誅其首亂而歸其同黨三十五人于有司餘皆令復業如故兩浙之鹽法積弊日滋行省俾公與轉運司官共整治之公訪求其致弊之源隨事釐革亭户之凋耗者亟爲僉替使無缺役官課既登而民閒私賣盜販之害有未盡除事聞于上命行省擇所部萬户歲一廵歷以申明其禁令公首膺兹選所至人莫敢犯或弗悛而麗于法立致其罪未嘗留獄由是平民免於誣攀株連

之患公復深究其利病酌古今之宜為上中下三策行者以上
于中書事格不行有識之士以公言不可廢相與刻寘郡庠人
至今傳之昭毅公既老每懷鄉土之念捐館之日家僅存遺書
數千卷公粥其故廬為舟車之費奉柩還葬鄞城餘貲悉分諸
弟太夫人久留遼東因迎侍南來致其孝養諸弟相繼即世撫
育其孤子至於成立嫁其孤女咸得所歸公初從昭毅公在四
明師事前進士史先生蒙卿先生没公為治葬且割田以祭焉
四明之學大抵祖六氏而宗楊袁惟先生上接晏氏之傳為學
一本於朱子公天資穎悟凡先生所指授聞輒領解然不徒守
其空言而務在明體以達用自經傳子史下至名法縱橫天文
地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而韜鈐之秘則家庭所夙
講畫推古今亹亹忘倦治法征謀如指諸掌公素慕為奇節偉

行非常之功有志於當世而喜推轂士類志局于位弗克盡展
所緼因自號北野兀者年踰強仕即請納祿舉仲弟伋祖以自
代樂台州山水之勝買田築室而居爲扁宴沐之所曰抱膝軒
雅歌賦詩以自娛家事付之諸子一無所問更自號太平幸民
致和天歷之交行省強起公防遏松江海道事定表爲閫帥公
徽聞之以親老力辭及太夫人以高壽終公年已耳順哀毀過
禮既奉柩祔葬于昭毅公之左廬墓三年然後去太夫人所遺
服御之物悉以畀季弟其篤於孝友天性然也省臺交章列薦
略不動其意畢官之令下亦不自陳安常待終不疾而逝享年
六十有七所著抱膝軒吟若干卷清新高古有作者風娶弘吉
剌氏封武平郡君子男五人長宜孫襲武德將軍沿海上萬戶
府副萬戶次文孫次德孫淇國子學生次惇孫今以昭信校尉

為淞海上萬戶府副萬戶次哈剌女三人長適泰不華

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今累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餘在室昭信君以葬有日奉公門下士潘倬之狀以碑銘來屬溍幸辱游公父子間且與侍讀公同官為僚不敢以衰朽不文為辭狀稱公倜儻似魯仲連淵深機密似李泌得士似魏公子無忌廉退似邴曼容至於料敵制勝論事剴切抑又公之所長人以為知言銘曰

猗公之先為時名臣運去物改不事二君逮其孫曾歸我
真主累將重侯勳在盟府垂休五葉惟公敬承際逢熙運四方砥平專城坐鎮偃旗卧鼓海波不驚萬室按堵蝨蟣之細安足掃除小試之效特公緒餘公材則多敏而悅學九流百家由博而約經綸之妙出武入文斂藏弗耀抗志青雲時適兩紀優游

事外嘯歌息偃春融蟬蛻積慶儲祉畀于後人提將之符棨戟在門史所屡書公先四世嗣作公碑其尚無媿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神道碑

至正十三年九月己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終于平江里第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十月丁酉葬吳縣至德鄉洞涇鷹鵠之原公諱文傳字壽道姓于氏于之得姓始於春秋時宋大夫華漢有蜀郡尉獻吳有軍師吉晉有將軍瓚著作郎寶史氏所紀代不乏人其後有家于汴而仕于宋至武顯大夫者曰思義於公為六世祖武顯之子曰信於公為五世祖建炎初與其弟武節大夫恭扈蹕南渡僑居平江子孫因占籍焉高祖諱振曾祖諱拱辰皆弗仕祖諱宗顯承信郎令贈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祖妣吳氏追封潁川郡夫人

考諱雷龍鄉貢進士入　皇朝終於饒之慈湖書院山長今
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尉追封潁川郡侯妣吳氏顧氏
所生母陸氏並追封潁川郡夫人其詳具如公同年翰林學士
承旨歐陽公玄所爲贈封之碑初承信府君雖仍先世以武弁
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兵部府君一薦于漕再薦于鄉
最後遂與長子湯同上春官鄉人榮之未幾場屋事廢湯亦卒
而陸夫人生公兵部府君名以今諱蓋深有望焉公少嗜學十
歲能屬文年未弱冠而聲譽籍甚用擧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
教諭饒之慈湖書院山長浙右憲府辟入幕未赴而丁兵部府
君憂
仁宗臨御之始有　詔著取士令公首以江浙鄉貢會試京
師登延祐二年乙科被　旨賜進士出身故事布衣入官假

階當二等主選吏以舉人亦起於布衣疑未決　上特命蒙古人與正六品階後勿用為例餘皆與對品階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昌國州事昌國一海島耳民頑獷不易治其尤無良者往往群行剽掠於鉅海中若化外然公柔之以恩信俗為之變長官有强愎自恣者公不與校而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瀕海有三鹽場司其事者怙轉運使之勢虐使州民身服重役而家業破蕩公語同寮曰吾屬受　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為之陳理辭嚴義正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遷承務郎平江路長洲縣尹長洲公鄉邑地廣人稠牒訴轇轕歲輸秋租至四十餘萬石公於閱決趣辦具有條理使傳往來將迎無虛日亦靡憚其勤徙揭公署無事未嘗輙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

畝令以三畝入于官為受役者之助行中書省檄公專任長洲之事既又連以華亭上海兩縣無錫一州之事諉為公之號令素孚於長洲之民聞公諭以善言無敢為詭寄所得皆腴田旬日而事集華亭上海之亭户不統於有司而無錫多豪家大姓非長洲比公委曲化導人皆悅從詭寄之弊既絶亦以腴田來歸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以陸夫人喪去官服闋遷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於外生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以罌貯水沈之不死以帛勒其頸乃死夜以牆塗死兒而焚之張知而無如之何公聞之乃發其事死兒餘骨已至官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以為妾所生兒初不死公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就抱亦不肯食妾之父母辭窮吐實乃呼鄰婦至庭下兒見親母躍入其懷乳

之即食王遂伏殺兒之辜人以爲神明卅徒縣民周某有一女二子而二子共殺其女獄久不決浙西憲司俾公往鞫之公於庁時聞悉得其情而周有毋乞貸二子命以養其老公謂二子所承有輕重合以首從論乃議以爲首者當殺姊之罪爲從者免其死使養之憲司如公言人稱明允安定胡先生葬何山寺僧壞其墓而據其地數十年來郡守之清强有風力者與之爭皆莫能得公白于大府姑還其舊而表樹焉陞奉議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婺源依山爲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風移俗習變遷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公下車即呼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嫁喪葬之事俱畢朱文公上世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并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公呼豪民析之以理不

煩窮治而悉歸之慕好義者即宅建祠令其家世守焉富民江某出游京師娶倡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閒關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而重困苦之日給脫粟二升使自舂爨以食張不能堪子恐生它變乃與其弟共殺之瘞其尸山谷間官府知之而利其賄不問也公曰為人子而戕其庶母人道滅矣可逭其誅乎乃發其事而論如法陞朝列大夫平江路吳江州知州吳江去公家僅數十里猶長洲也公綜理裁決小大庶務處之以公而行之以恕親舊訖無間言公歷仕所至必以均賦役為先催科追逮一用信牌度其緩急而嚴為程限民亦不敢違村落之間不識有悍吏之叫囂隳突也至於明要吏以正官常謹防閑以清吏弊厚拊養以紓民力精勸勵以淑士心有古循吏之風為人始而憚久而安終而愛且慕既去而又

思之也在
世祖時王文康公鶚嘗請脩遼金史至
仁宗時李文忠公孟又嘗請脩宋史久未有成書
今天子至正三年始命首相總其事凡文學侍從之臣布在列位並令入館分任述作其效官于四方及山林之遺逸咸加搜訪俾預討論於是公自吳江召入居宋史前局公恪恭其職雖憊不少休甫逾再朞而三史咸以次告成燕犒錫賚寵數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公集賢待制朝請大夫居無何遂致仕先是 朝廷為官擇人以公才長於治劇而煩以州縣之事公以治行為一道最而舉於憲府者四韓公鏞秉使者車按行屬部至親作烏程謠以紀其政績惜乎所試者小未能盡展其經綸之蘊晚逢盛際峻躋通列人皆期公致位通要

有大設施而公雅志廉退意髮未衰輙請納祿優游田間者殆十年而以壽終縉紳先生及于是者其幾何人公氣貌充偉識度凝遠遇事皆不苟平居衣服無華飾食無珍味而於親庭之養家廟之祭必致其豐腆無他玩好而獨耽於書手自校讎至老不倦喜授引後進來者必與均礼而諄諄誘掖之江浙江西鄉闈聘公同考試者三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有來謁者亦不猒於應酬公以仁里自號暮年又自號止齋有仁里漫藁若干卷藏於家娶顧氏逾年而卒繼時氏累贈潁川郡夫人繼朱氏亦皆前卒時夫人執婦道尤謹有子男三人長旟用公致仕澤為忠翊校尉河南府路同知陝州事次旌建寧路醫學正次城國子生女五人長適張思誠早卒次適管瑄丹徒縣儒學教諭次適葉元英次適章祥次適

陶忠敬嘉興倉監支納康女二人一許嫁袁養福一尚幼孫男八人德潤德淵德源德洵德溫德浚德徵德流惟德淵為國子學生餘皆業儒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公之歿也遺命速葬旗方在官下旌及城弗敢違逾月而葬焉與時夫人同兆域空穸之事甫畢旗適以秩滿受代而還攀號靡及乃奉公甥吳洪之狀逾濤江走金華山中問銘於溍以作公碑始公入東史筆溍實同被召命適遭內艱弗果赴逮公書成受賞得謝而歸溍乃起自休致承乏太史屬預聞脩　本朝后妃功臣傳章從諸公之後執筆具草而竟未獲裁定上進溍之不敏媿公多矣安足以任不朽之託乎然以江浙之士與公為同年者十人溍獨後死義不得辭也銘曰

氣運合一人材乃完公生其時亦後而先

皇仁在上豐水有芑長之育之逮夫強仕乃拔其萃乃揚其英裒然前列旅於 天廷踆踆退讓守官外服進也不亟鴻漸于陸孰遏公歸俾居 帝旁蘭臺石室大啓秘藏歷覩後王推求故實用裨 乙覽考其得失疇功册府遵迹仙班上方眷公公遽引年東門祖餞光華載路八座之崇 熙朝異數九原莫作一鑑未亡疏封錫謚嗣舉彝章顧慙不敏汗青無日猶及銘公曰筆則筆

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捏古斛公神道碑

公諱忽都達而字通叟系出蒙古捏古斛氏其先曰伯帖木兒世居雲中曾大父曰阿也赤那演以侍衛近臣受知 先朝弗及官而歿大父內火者楊州路泰興縣達魯花赤嘗用公恩贈官封爵未命父曰阿散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退封雲中郡侯初尚書侍親至江南因占籍於金陵後又
湖北而卜居於澧陽母蜀人馮氏宋某路提點刑獄立之孫女
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一人即公也公幼警敏篤孝於親比長
雅好儒術游學湖湘間從名師受經史而究其大義肆筆成文
咸造於理儕輩敬歎自以為莫及俗尚淫祀公讀書之所旁民
家數有鬼禍公為驅逐禁止之一夕鬼見夢於其人曰公貴人
也我不敢與之抗當舍此遠去自是其妖遂絕聞者駭異焉延
祐四年郡縣以公充賦有司為湖廣鄉試第一五年會試京師
及 上親策遂為廷試第一被 旨賜進士及第授承務
郎秘書監著作郎奉 詔函香禮祠五嶽竣事還 朝除
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會蠻猺竊發從省官出兵討之
公秉機制變運籌畫賞罰明信士樂為用事平以聞褒寵甚

渥擢奉訓大夫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風采為之一新分按所至嚴而不苛人莫不感服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江浙地大人夥政務叢劇文移填委公處之以閒暇而事無不治宰執及僚屬多賴焉還朝列大夫都水庸田副使行部至錢塘有司言民居侵入湖面請盡撤之公曰予行省曰西湖水利當疏通者在乎九井苟無壅塞何必毀民屋為此特小吏欲乘勢為姦利耳有司不敢復言民乃獲奠居于無擾鹽官海隄為風濤激蝕而崩田廬亭竈皆淪沒危及於城郭
朝廷為遣官謀捍禦之公督有司具木石以充役事晝夜不少懈隄成而水患息改荆湖北道宣慰副使到官三月丁尚書公憂自江陵扶柩涉江湖抵錢塘遵治命卜地於吳山萬松嶺之則以葬焉公居喪悉用古禮廬於墓次三年築亭號永思示終

身無忘也服闋授同知饒州路總管府事　國朝之制以六事考郡縣之殿最公下車未幾而六事俱有成效至於整站赤以通使命革鄉司以正税籍造浮梁而民免於病涉明法令而豪強震慴崇教化而禮讓興行可紀者不一而足在官三年以治最聞公以秩滿將解印綬去士民攀戀不已復為留二年陞中憲大夫同知衡州路總管府事時有大盜構亂於廣海軍旅之興所過騷然公給其需求而戢其暴横皆有法由是軍士無敢譁而居民得以安於田里郡庠有諸葛孔明祠歲久弗葺主教事者因而廢之公慨然曰孔明王佐之方立祠依聖人孰謂不可即命復其祠如故湖湘間多學者公聘名儒設賞格試以經術辭藝是歲大比上春官者皆前日預選之士　皇上臨御日久望治益切慎擇守令付以承流宣化之寄公用舉者

大中大夫濟南路總管鈔法滯不行首為立變通之方公於歲
之歲旱有禱輙應人以為公精忱感孚所致未及三年復以
六事備舉治最儀移疾而歸
就閑退　詔除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未上而疾作遂不起
公生於元貞二年五月十二日卒於至正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四以十年二月某甲子朔祔葬于尚書公墓之左
夫人河東聶氏宋某路提點刑獄光之孫女事舅姑竭禮待姻
族有恩年四十有六先公一年卒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男一
人曰桯古思公教之甚篤每撫而誨之曰吾忝以倫魁致位三
品蒙國恩厚矣爾能不墜吾家聲吾死之日瞑目何憾乎桯古
思佩服訓言而刻意於學至正七年中山東鄉試第二名用特
恩補清州儒學正今用公廕為忠顯校尉平江路同知吳江州

事女二人長桯古真未嫁而卒次傑烈真適某人庶子一人曰
桯古烈尚幼惟公早由館閣出入省臺而雅志恬靜廉於進取
歷仕已踰三十年食禄不過二千石今方嚮用而遽不可作惟
嗇其年是以其材弗究於用也然竊觀古之君子藴蓄經綸之
業而不克大施後之人必有起而成其志享其禄位者公則有
子矣桯古思緣斯文之雅故以狀來屬溍銘公神道之碑謹序
而銘之銘曰
大山喬林杞梓出焉名宗貴胄實生俊賢際時熈洽文場游啓
公以儒英克冠多士承明之廷群才所儲瓊琚玉佩拾級而趨
乃贊政機乃持風紀往臨外服使事有指人徯公歸公來徐徐
緹屏泥軾兩乘倅車晛專名城有民有社道揚德意膏澤在下
膚寸之雲盍雨九州　上方側席公去不留胡不慭遺俾躋

上壽公才則多用而未究有子承考公殁不亡于飾其終國有

章謚在奉常傳在太史惟墓有碑負以龜趾

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神道碑

泰定二年六月十八日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薨于京師阜財坊寓舍權厝于城西之某所公嗣子達甫三歲留殯之蘭溪故居後二十有六年是為至正十一年達始克返柩卜某月某日襄大事于蘭溪某鄉某山之原爰以狀授溍俾勒銘神道之碑按狀公諱薛姓陳氏自周封有虞之後於陳春秋時為楚併子孫以國為氏散處四方世有名人其居于溫莫詳所始公曾祖諱景彥晦德弗耀祖諱春倜儻好施喜周人之急刻意教子期于有成考司馬府君諱自中娶于蘭溪楊氏困以家爲宋季與伯兄右丞相兼樞密使宜中俱以進士起家德祐元二

丞相當國我　朝伐宋之師逼臨安邀丞相出降竟不出而
奉益王廣王南遷及至海上知天命已去乃浮海之占城之暹
而沒府君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與大軍相
持十餘日食盡援絕軍帥欲降之不從朝服南向再拜而死五
子存者三人皆育於外家楊氏公其仲也
世祖皇帝以丞相不降而去遣使追之不及命物色其子弟在
江南者外氏遂以公兄弟歸于京師公天資穎敏髫齔之年儀
觀語言已如成人
世祖見其骨相厖厚異於常兒大奇之公亦念陳氏故宰相家
不可不自樹立刻意於學無所不通　以兼善梵學被　旨賜
名輦真加剌思俾事
裕宗皇帝於東宮於是

世祖皇帝方長駕遠馭網羅英豪公因得與居與游而睎日月之光華覩風雷之迅奮聰明益以開發至於騎射亦精其能上深器其材而未及用

成宗皇帝以公 先朝舊臣尤加眷遇日侍左右與聞謀議自 國家統一函夏惟土蕃最為西方強國諸戎咸畏憚之昔唐人與之通婚結好而日尋干戈未始休息今雖臣附已久而竊發不時朝廷視為重地建宣政院以統治焉會邊人告警上欲命將出師而難其人詢於在廷無以易公特拜榮祿大夫宣政使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以討之陛辭之日賜以銀印金劍使得便宜從事公受知 累朝每思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慷慨激烈勇往直前士氣百倍戈矛所指氛祲肅清殲其渠魁數十人盡定多含思汞思加康撒兒之地凱還召對賜上

樽襲衣獎諭甚至
武宗皇帝臨御之始以公習於西事命持　詔撫寧邊陲初
入亂境有數千騎整衆而來公猝與之遇亟命從騎鮮鞍列坐
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閑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有
以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公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遁去由是
諸部服公威名聞公至皆膽落不敢言叛矣入朝以功拜大司
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以宣政使兼會福院使延慶司使土蕃
宣慰使如故仍推恩于三代曾祖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
封永嘉郡公謚安惠祖贈資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
嘉郡公謚恭僖曾祖妣王氏妣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司
馬府君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
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公入則侍燕閑出則陪扈從妙選時髦

開府設屬門生故吏多致通顯寵錫榮耀震于一時或以公賤
貴而忌之譖於上曰亡國宰相之子孫不宜寘之禁近上
若曰其父執節而死爲彼忠臣其子豈不能忠於我乎夫官爵
以待豪傑之士非爾所知也
仁宗皇帝以重熙累洽之餘右文興治元儒大老森列乎臺閣
公翺翔其間推賢讓能多所薦引因事論說明諒不阿莫不歎
服焉
英宗皇帝奮乾剛以御群下大臣動遭譴責公每從容諷諫
天顏爲霽威嚴所全護甚衆初臨安既下干戈之際公與太夫
人相失莫知其所在尋訪不獲爲之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孺慕
之思久而彌切或傳在順州某氏之家公奉金幣及名馬以請
而弗能得聞于朝爲降旨賜泉幣萬緡白金十鎰

皇太后及諸王大臣織文錦綺之屬又不下萬匹公舉以遺之遂迎侍以歸一時文人咸爲賦詩頌美其事朝野榮之太夫人日思鄉里公之兄芹女兄嫜適至自南方嫜孝思尤篤自與母相失斷髮誓不嫁然指爲香十指僅存其四至是與芹奉安輿還蘭溪服勤孝養克盡子道太夫人康寧壽考享年七十有三而終延祐五年三月也公聞訃南奔　朝廷賻泉幣萬緡給驛馬四十匹遣近臣諭　旨於行省宰執及部使者護其葬別勅詞臣爲製碑銘未幾　上三遣使賜七寶束帶一金織文段十泉幣五千緡起公於家公還朝久之感末疾宣醫診視相望於道屢乞歸皆不允疾增劇始得請出爲行宣政院使未行而遘不起享年五十有七訃聞朝論深痛惜焉娶某氏封某夫人子男一人即達工於書

令上皇帝嘗命題欽安殿榜及渾天儀躔度集歷代郊祀禮甚
被嘉獎嘗奉　旨禮祠寶陀竣事而歸錫賚尤渥人謂陳氏
有子矣公兄芹弟薣皆前卒芹以子愛穆柯貴贈中順大夫同
僉通政院事愛穆柯受知　今上日見親近與達雅相教睦
家庭之間動中禮法陳氏之世澤未艾也康順之忠義死節固
享有其報非公能濟其美亦何以致是哉銘曰

顯允陳公克生相門際今　聖代四海一君奉身來歸年甫
彝貫服勤帷幄出入無間不亟于進譽望日隆蘊其宏略以時
奮庸西人弗靖事聞　當宁峻陟使名統臨蕃部銀章寶劍
假以便宜盡護諸將往宣　皇威賈勇長驅士樂用命兇渠
既殄遐地悉定凱還論功委任益專游將使指來旬來宣視除
如夷出奇制變折其孽萌莫敢復叛上公之貴兼總毅官公材

則多靡憚其煩入居
帝旁從容獻替人不得聞陰被其賜公起跡遠人或譖之畝自
上爽用公不疑公逝不留公則有子追遠不忘還神故里某山
之原有封若堂禪慶所鍾後其彌昌公位一品名在史策寫以
聲詩刻此山石

特進上卿主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翊運大眞人總攝
江淮荊襄等處道教事知集賢院道教事夏公神道碑
玄教第三代大宗師夏公既順化歸眞而還神于故山其大弟
子張公德隆嗣掌教事以狀授溍曰先師之道行德業當援故
實請命于　朝而勒文豐碑惟是體魄之所安不可無以表
于封樹敢屬於吾子溍固辭弗獲則按狀所述序而銘之序曰
公諱文泳字明適別號默清世居信州貴溪縣之唐甸曾大父

諱如愚大父諱英大皆業儒而不仕父諱希賢宋末舉進士未
第而德祐失國入
皇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母
揚氏封江夏郡夫人兄弟四人長文　次文深次文濟公最幼
生而開爽英發卅歲就學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喜尙世俗紛華
之習一日凴高四望忽若有省慨然起求仙之興年十六學道
於龍虎山之崇眞院初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張公入覲
世祖皇帝肇立玄教命為大宗師建崇眞萬壽宮以居之公素
淸慎博雅為開府公所賞識大德四年始至京師與大宗師特
進上卿吳公同侍開府公左右日相切磨而學益以進八年開
府公以　上命遣公撫視諸道流於大江之南比還　制授
元道文德中和法師崇眞萬壽宮提點至大四年
仁宗皇帝在儲宮聞公賢有道而其法又多靈驗迺召見命獨

住水宮承應法師有司歲給車馬扈從往來兩京出入禁衛無閡奏對率皆稱 旨甚致禮焉 仁宗正位宸極皇慶元年首降 制特授元成文正中和眞人江淮荊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以銀印視秩二品 天語襃嘉恩意隆厚非常典也延祐元年公父遂逝拜昭文之命兄文亦特授其階中政院判官五年奉 上旨代祀龍虎三茅閣皂三山竣事悉以祭供金繒分施各宮觀秋毫無所私上清宮靈星門歲久腐壞抽已槖伐石於太湖而更新之內翰歐陽公為之記既又度地築宮於龍虎山北一里得請於 上賜額元成魏國趙文敏公為篆其廟榜曰 勅賜元成之宮云七年開府公示將辭化以教事付吳公而命公繼之至治三年晉王入踐大位所居便殿每至中夜庭户輙有聲兩宮爲之不

寧近臣拾得驢國公等傳　旨俾公以符水救濟之昇夕肅然翌日適當元旦即命設醮於崇真萬壽宮仍出璽書賜元成宮為大護持
今上皇帝以公累朝宿德寵待尤渥元統二年親灑　宸翰作元成宮三大字以賜焉至正六年冬公乘化而終以開府公治命屬公嗣領教事中書集賢同奉　上旨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翊運大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璽書護持佩以　先朝所賜開府公王印寶劍他恩數皆如舊制公既登教席一意精白以佐清静無為之治綜理庶務悉遵前人成規衆咸安之九年春俄感微恙飲食起居不異常時祝贊禱祠之事未嘗倦廢二月十四日乙亥呼弟子畢集于前語之曰吾留京師五十年早荷　聖朝眷

遇之隆晚膺宗教承嗣之重未知所以報稱今大期已至當與汝曹永訣其尚勉旃遂語張公德隆曰宗門教位四傳至汝吾可無身後之慮矣十七日戊寅晨起盥手焚香整衣端坐儼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三卜以十年某月某日奉遺蛻窆于貫溪某山之甚仙壇弟子薛廷鳳上官與齡薛起東詹處敬于省與王景平蔡仲哲彭尭臣蔡允中董　載靜丁迪吉董宇定王用亨徐守勤彭一寄劉若沖等若干人居元成宫者張從聖倪善成等若干人公性介潔不妄取與自奉殊簡薄名宴休之室曰素朴齋以見其志三教九流之書無所不讀而深明於儒先理學之旨又嘗受河圖於隱者有昔人未覩之秘而於皇極經世之說亦瞭然胸臆間所至名山洞府必窮探極討以廣見聞道法齋科悉加考訂折衷下至醫藥卜筮莫不精究其術一時賢士

大夫館閣名流皆與爲方外交公風標俊偉談辯絶人其語國家之因革廢置古今之成敗得失與中原故老之遺言逸事歷歷如指諸掌或有可疑必就問焉蓋狀之可見者如此其陰功密行固有非人所及知者矣濟之生也與公歲月同而忝先一日頑獷後死衰朽荒落何能發揚萬一乎汗顔執筆存其梗槩云爾銘曰

顯顯閑府

世皇外臣佩玉瓊琚其從如雲矯矯夏公盤桓丘壑以時而至

祥麟一角遐觀道妙默贊化機右我

仁廟格于穹祇民躋

壽域物不疵癘飛颷走霆直其餘事渙揚

制策竣陟仙班

出陪巡幸入侍燕閒歷事

累朝逮

今天子人惟求舊游加優禮歸然鄉山神明別都聀佃衣袚百

靈森扶傳次所歸
天子有詔畀以文階冠于師號貴先九列榮亞三司時有久速
道無成虧嗟世溷濁超然高舉金支翠旗上昇　帝所
之巍巍巍仙壇真游憩止孔伽且安承之有人永世無斁祇薦
石章用表玄宅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碑

敕賜康里氏先塋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勲德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顧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　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大司農達世貼睦邇之請以聞詔臣某為之銘以達世貼睦邇素善書有旨就令書丹別敕中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額以賜焉臣溍忝以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康里古高車國也我

太祖皇帝親征而畧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寘褚中負以槖駝而來朝

則
太祖已賓天乃以二子獻于
太宗曰此吾國之遺滑也不可為人所得而辱於奴隷敢以來歸
幸他日為天子使 上憐而撫育之暨
憲宗御極二子既長名入宿衛領昔寶赤遂扈從伐宋毋迴康
里而復來値
憲宗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後禱于神祠昔有稱好者再問
而知為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
世祖皇帝入正大統時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俾居興和天城
之大羅鎮毋役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翊
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謚 配忽
都台氏封邢國夫人繼祖答氏封康國太夫人丞相順寧忠烈

王阿沙不花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脫脫皆雲中　王之子
丞相冀寧文忠王鐵木兒達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
烈王年十四入侍
世祖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
入、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洗行而
前　上望見尤歎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久之以西手千
戶領普寶赤從
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為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浙
西豪民朱清張瑄以海運取顯官有罪抵死王奉　旨籍錄
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
司達魯花赤姦軌不作輦下肅清
武宗即　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尋

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適與之遇訶其倉惶失措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　上命以金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　上為貸其死有　旨出內府鈔十五萬緡賞蹤跡者王力持不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覩　上玉色而進諫淡味寡嗜欲之戒　上嘉其忠忻命進酒王曰　陛下既納臣言而復以酒進是臣言不足取信也　上為罷酒進中書右丞相御史大夫尋復為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薨年四十有七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順寧王謚忠烈配達海的斤氏追封順寧王夫人稟難真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

旡斡禿鑾獵於燕南斡禿鑾使獻所獲
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即命入宿衛暨
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杭海手斬一
士之首連背胛以獻
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
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其轡力諫　上怒揮鞭抶其手不
退　上不得已而後止與諸將朶兒荅哈語及之朶兒荅哈
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
之進諫可謂忠矣　上深然之
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稱疾臥直廬中王適以使事
至京師乃俾馳告
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王乘間入朝窺伺　神器既而

仁宗春、 太母至自懷孟忠烈諜知姦黨謀僞賀千秋節而
舉事亟白于
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
武宗聞 太母詢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還察事機時
太母以
武宗遲迴不至己命忠烈往道宗室諸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
忠烈至野馬川 上見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
疾驅與之共載聞王致 太母及
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暨忠烈還報
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
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
太母為皇太后立

仁宗為皇太子三宮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
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曾視事否王對曰今正殿未御宗
親未見德音未下而扈從之臣攙取名位失四方之覬瞻寧不
上累　聖德是以未敢祇事　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只
兒哈忽侍　上於潜邸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
陛下新即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
者以為報仇恐人人自危況只兒哈忽習於先朝故典今固不
可少也　上乃宥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臣敷宣王度以
為告戒王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　上歎曰博
尔术博尔忽前朝人傑脱脱乃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
王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王即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
由去逆效順之義聽者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事中書平

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尚書省立以王為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固功緩急之際何所倚賴乎中書所掌錢粮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　上乃為下令俾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贓罰鈔五百万緡王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不舉手加額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謀為不軌王辨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徽其舊民於齊王八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以避之遂告齊王反王簿問得實釋齊王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益宗王丑漢廷議俾王往給其資裝王言時

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平章政事也
先帖木兒往給之事幾以激變尋復為中書左丞相
仁宗眷之彌篤欲使均役于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
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達于江滸湮廢而
以若踈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王曰吾陛辭之日
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 旨禁勿興
土功王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
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疑似召赴闕杭民數萬號慟遮
道不得前既至賴
仁宗察其無他厚賜而遣之還鎮王至杭未幾遷江西行中書
省左丞相
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帖赤陰忌之奏改南臺御史大夫復

嘫言者劾其擅離戍守將徒之雲南會怗赤伏誅乃觧王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二日薨享年五十有六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為馮國公兼官為集賢使仁虞使中都留守司達魯花赤開寧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領崇福司回回司天臺中衛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中書左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和寧王諡忠獻配也先氏封馮國夫人

武宗又妻以畏兀氏月魯忽圖

仁獻章聖皇后之同乳也封薊國太夫人翼寧文忠王以大臣子事

明宗於潛邸宏才雅量好學下士風負公輔之望歷事　累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為工刑兩部侍郎擢監察御史遷秘書

除禮部尚書遂叅議中書省事擢西臺侍御史未行留為奎章
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遷同知樞密院事 上既總攬權
綱用脫脫為中書右丞相王為右丞以更新庶政科舉之廢也
王在叅議府爭之不得訖不署其奏牘至是力為 上言前
代科舉得人之盛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衆
家奴齎鈔一千萬緡衣表裏各二萬匹往周給之王被命即行
雖皸瘃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 為御宣文閣
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祠南郊王言郊事慶成宜均
惠于下 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宜稼歲飢賑
以鈔無從糴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由是備先具而民
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課愈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
亭戶之力中政近臣謀發舶規取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恐遠

夷得以窺中國事遂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表請
沒入其人於有司以為奴王以為
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可乘人之險以為利宜資其
還
上從之日本果上表稱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入
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
以刺探為果有其人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國人使知嚮
慕旁觀稱歎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
大體不為苛撓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
猶籍其妻孥　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法　上
從之遂著為令飢民集于輦下奏出賦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
寺觀為糜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復為平章政事進位
次於端揆　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

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之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豪民貪夫得買其籌貼爲利王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觧政柄不允拜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 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脩法度奏立內外通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陛辭 上親臨遣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亦次第甄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 朝廷患僧徒擁厚貲事兼并抑使與齊民均受役于官柄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延登故老俾預大議旁求遺逸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襲者秩二品歲一再詣 國庠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忠直學術正大制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予奪各適其宜 上

嘗問為治何先王對莫曰先於法　祖宗上因稱王文統為
奇才而有不同時之歎王前奏曰
世祖皇帝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為
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於今猶當遠之何足關　聖念
乎蓋平於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之說而明於義之辨相
業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累得危疾
上命近臣挾名醫抑至疾已不可為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
薨享年四十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　上命有司護其葬
仍給賻鈔二十五萬緡　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階至
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兼官為昔寶赤右手左阿速親軍
宣忠斡羅思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留守司武衛太
醫院廣惠司寧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衛功臣太師中書

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配曲出氏追封冀寧
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位不可久虛 上曰鐵木兒達識有
兼人之才後難爲繼朕當徐思之金山礼尼別使者入見
上頥謂知樞密院阿吉剌曰鐵木兒達識籌邊事皆與朕意合
斯人豈可復得哉因俛首太息不已按康里氏世譜雲中王之
配邢國夫人生四子曰孛別舍兒曰和者吉贈推忠宣力保德
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榮王謚忠武
曰不別遙授甘肅省右丞曰斡禿蠻繼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
女二子則忠烈忠獻兩王也忠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達
魯花赤次伯嘉納前尹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爲盜者所活一百
十六人累遷中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遂失上都兵馬都指
揮使亦思馬因封雲中郡君孫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

長覇都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巢寧文忠三次玉楃虎兒吐華同知楃密院事次達世貼睦邇嘗以平章政事行省首行視忠獻所浚杭城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爲大司農拜銀青榮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次哈答不花次阿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烈太府太監次哈達帖木兒太都副留守次汪家閭同僉資政院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適衛王闊博次帖木倫適侍禮郎不花次亦老寒適集賢大學士兼內史豐國公怯烈該次伯忽都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卓思丹朶兒只次乞剌沈挫適諸王鑾子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郎保保脫脫倫卒次保僧繼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盖忠獻九子惟文忠及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薊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拔都兒

就領昔寶赤次天保奴女三長別的斤適中政院判官三閭次
完者提斤適衛王子吉刺失八次的斤玉禪虎兒吐華之男一
細鄰女　達世貼睦邇之男一瓦哈刺失理女一拾童脱烈之
男二長壽安次某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萬次某女　汪家閭
之男一慱羅帖木兒曾孫男　女　拔都兒之男二長禿魯仁
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完者帖木兒海口屯諸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于順寧宣平官家庄之別墅賜額景
賢後即其中為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於先聖先師則侑
食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之子孫惟榮忠武王之子燕不憐燕
八思提別不花伯撒里為最顯燕不憐卒官遼陽行省平章政
事太保興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翊亮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興寧王謚忠襄燕八思提大司農別不花嶺北

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皆至大官莫得而殫紀也臣溍欽惟
太祖皇帝肇基朔漠
世祖皇帝統一方夏溥天率土共惟 帝臣傑出其間而膺
國家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絶如綫 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燕于後人者大實佑之豈偶然哉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容今獨取其關於 宗祖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題詩之乃若今大司農之尊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蘊紹休前人珪傳祖髹方輿未艾屢書不一書是在後之秉史筆者銘曰

山川出雲膚寸之微緜緜瓜瓞天實培之猗康里氏家有賢母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奕葉四相六王

相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愈偉被堅執銳出從撫軍

佩王璵琚入侍嚴衮墳荒伯仲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

陽九之厄國有危疑民心靡止乾爲龜筮桓桓忠烈乃心帝室

明炳幾先不俟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

大慭廓清德音布濩九廟尊安三宮悅豫

天子有命忠獻是膺乃位該輔以秉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

寧有一夫不被其澤

帝睠南服爰資保釐克勤小物靡有遐遺乘其忠貞夷險一節

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祉畀于文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庸

紬書金匱談經邇厦先舜其君貴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

量能授任内外惟均懷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遠邇

垂紳正笏泰山四維天胡弗憖　當宁興思大事之書厥有

顯册史臣奉　詔表此幽窆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脫脫公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登七品始推恩於二親位極一品乃追榮于三代觀夫世數之遠邇品級之崇卑則前人積累之功有可得而徵者矣傳所謂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詎不信哉重紀至元之五年某月有　制翰林學士承旨脫脫曾祖默而吉台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公曾祖母哈敦追封范陽郡夫人祖吾都兒贈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范陽郡公祖母夾谷氏追封范陽郡夫人父故任忠顯校尉平江路吳縣達魯花赤帖古迭兒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母朶羅以氏臧氏俱追封冀國夫人煌煌命書下飾泉

壞而碑石未建　君賜弗彰至正十年夏四月
天子坐興聖殿東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剌八都兒臣拜拜
以為言得　旨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溍為之銘宣徽使臣三
旦八書其文集賢侍講學士臣期頤篆其額俾刻焉臣謹按脫
脫公系出蒙古默而吉台氏世居范陽金季中原俶擾先世兩
郡公皆晦迹弗耀而能以善及人有陰被其惠而不自知者垂
休委祉逮於冀國仕　皇朝歷昌平寧陵穰吳四縣達魯花
赤官轍所届政譽翕然而未足以展其素蘊已試之效特泰山
之毫芒耳是以脫脫公起而承之由某縣達魯花赤為大都路
兵馬都指揮使擢大宗正府郎中出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
右司郎中累遷澤州路達魯花赤邵武路總管召拜吏部尚書
尋由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出為陝

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
國史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其在中臺則入侍經筵其在翰苑
則總裁三史傳燕見之際禮遇甚優至正元年告老祈閑遂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上每念之不置特拜平章政事議樞
密院事提調屯田事九年以疾固辭乃復以翰林學士承旨致
仕仍舊階榮祿大夫而食其祿娶達達爾氏繼李氏俱封冀國
夫人子男一人安僧早世女一人宣徽使三旦八即其壻也孫
男一人張保某官女一人適憲使泰不花之子阿納實理其范
陽縣某鄉某原三世大墓所在也蓋木有本水必有源本深則
末茂源長則流遠善慶所鍾篤生顯人為時名卿為　國元
老豈非蓄也久而發也不亟故其所成就昭融烜赫自有不可
揜者歟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釋之者以為

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庸敢竊取斯義脩述脫脫公歷官之詳使後人知　天寵之所加其來有自銘曰

貫之大者其聲必宏發也有時乃震以轟猗兩郡公生于季世蔵鋒歛鍔百不一試有偉奐國逢時之昌志局于位所施未充篤生龎碩以材自奮鴻漸于陸循循而進践敭中外駿望日彰乃秉銓衡乃持憲綱乃長詞林乃專史局談經譚厦從容啓渥有命自　天賁于幽壚時之既至匪亟匪徐史臣奉詔推原本始播諸公頌歌揚耀千祀

答禄乃蠻氏先塋碑

異時乃蠻在諸部中最為盛強有别號答禄者子孫因以為氏是為答禄乃蠻其先曰曲出禄者乃蠻部主太陽可汗之弟也有子三人伯仲皆逸其名季曰敵温我

太祖皇帝受命龍興曲出禄亡其所部敞温奔契丹契丹以女妻之是為太夫人耶律氏以歲乙丑生隨潁等處征鎮萬戶抄思公壯俗以草青紀歲故莫詳其月日契丹滅而敞温亦卒公年甫十有二耶律夫人與乳母徒步負之以避難晝伏宵行備殫其勞道遇河水乳母先下探其淺深及肩而返俄有敗車之板自上流泛泛而來乃取而坐公于上乳母引其前耶律夫人擁其後以濟遂來歸于

太祖三皇后得旨留侍左右

太宗時公年二十有五始出從軍

睿宗以皇弟帥師破代石二州公先登有功及鴈門之戰與金人相拒於河上公為前鋒涉河馬陷失利以靴大拔足而出倉黃跣走幾為所獲翌日整兵復戰大敗之乃下令軍中皆改製

大就不如令者必繩以法公每出戰以長槍一主擊刺短槍一
代盾捍矢短兵接則手舞二劍奮擊而前所向風靡歲壬辰從
睿宗大破金兵於鈞州三峯山盡殲其衆金人自是不復能軍
睿宗表其功于
太宗賜以湯陰縣黃招撫等一百十七戶公曰民無罪也力辭
不受乃更賜以它有罪者魏使臣等三人及其妻孥五十餘口
大名城中宅一區黃金飾具帶酒壺盃盂各一仍命世領湯陰
之戶收其差稅以供　上用有　旨遣忽都虎留乞與公
三人並以奉御爲萬戶發西京大名真定河間等諸州郡軍四
千六十餘人占籍征行每千人領以官一員及鎮守隨州招集
人戶仍以忽都虎兼夲州達魯花赤又以保定府行唐縣邸琮
充總押副之丁酉七月也後移鎮潁州進攻安豐城將拔以疾

歸大名戊申正月十八日卒于賜第之正寢年四十有四夫人張氏康里氏張夫人代州石門良家子年十五避兵與父母相失公得之以進于　三皇后賜名安壇察其秀慧遂以妻公且諭之曰此女必能成汝家也無子有庶子教化的爲已子早卒教化的生拜的迷失亦卒而康里夫人以己丑春正月六日生台州路達魯花赤別的因公自稚孫時留　三皇后所張夫人歎曰吾夫有功於國而吾無子誰當繇其職者幸别的因在道里雖遠吾何憚焉乃具金帛戒車馬身自往迎之六年之間凡三往返且因近侍以請乃得　旨而携公以歸於是康里夫人卒已久張夫人每訓公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公之深自飭厲至于有立者張夫人之教也張夫人生於乙亥八月二十八日以至元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先是

憲宗在御

世祖居潛邸甲寅自黑水承　制諭察罕於開州命公襲父職遂以公爲副萬戶與留乞等征鎭隨潁等處丙辰冬又自孛魯哈覩諭征鎭諸軍禀受公等號令戊午春諸王塔察兒自亦運納諭公等守邊勿慢軍機公遵守惟謹士伍肅然中統元年

世祖即皇帝位有旨諭留乞忙古䚟兩萬戶及所統千戶百戶悉聽公言譏約束至是委任益專四年春河南統軍司召留乞與公赴行在忙古䚟留潁州十一月公入朝公身長七尺六寸美鬚髯肩豐多力善舞刀尤精騎射軍士咸長服之

世祖家勅相士潛出于後捫其脅公爲不動　上亟稱之曰壯士問相士何如對曰其人大脅非極貴之相　上愕然即

日降金符命為壽潁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與總管李繼昌同議公事累遷陳州唐州信陽府達魯花赤皆佩金符樂陳州土俗之美因家焉遷常德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歷沔陽安豐兩府達魯花赤升池州台州兩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官自武畧將軍五轉至昭勇大將軍公在壽潁屯田府二州土地多荒有虎夜食民妻民訴于公公為立檻設機縛羖羔置其中以致虎羔思乳鳴不絕聲夜半虎果至機發而虎在檻射之矢再發皆中左右繼至虎已斃詰旦總管李繼昌聞之乃舉酒為公壽居民大悅自是二州無虎患信陽山中亦多虎公至未幾將出獵左右以多虎諫公不聽比出以鞍韂置于鞍上左右問故公笑曰吾有以也遂令燔山虎果出直前搏公馬公以韂擿虎虎搏韂擲地而吼人馬皆辟易失措公神色不變旋馬

傍虎射之中其脅虎立斃左右環視良久曳歸剖而視之矢正貫其心咸以為神射公在常德新附人李明秀同知府事見公弟三子燕真不花貌魁梧善騎射有父風請妻以其女公謬許之既而明秀以公事行境內且將歸視其家邀燕真不花俱行公密語之曰南人新附未可時也緩急當自為計明秀至家召親戚故舊酣宴燕真不花察其有反謀而不敢言至暮罷酒明秀出二紅巾一以與燕真不花一以與其奴二人陽受之而退夜二鼓俟其衆皆就睡燕真不花謂其奴曰可以去矣乃共取鞍馬弓矢竊其關而逾四鼓後追者至燕真不花與其奴疾馳各彎弓後向而不發追者稍却黎明至府白其事發兵討之不下公請自往招之明秀見公單騎來不設備公誘以自新明秀素服公之誠遂與公俱來公以聞于 朝而誅之餘黨悉平

公之官池州也道之潁上潁近荊山野豕時出害稼民聞公至迎候以告公曰吾嘗射虎未嘗射豕也姑試射之衆隨公行十餘里見豕在田鳴鐃逐之驚出公橫馬射之豕被創怒奔八九里乃斃衆共分其肉凡三百餘斤以百斤爲獻公不取燕真不花在侍傍公令度曲歌其事大德某年公始至台州未久遽以老疾辭歸安豐至大二年六月十日卒年八十一公之至孝出於天性葢北俗喪禮極簡無衰麻哭踊之節葬則刳木爲棺不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即釋服迨公居張夫人之喪始悉用中國禮踰年乃從吉公平生節儉務本俸祿給衣食之餘盡以買田園馬牛農具大名安豐陳潁之田幾二萬畝家僮幾二百人歸休之日輙課其耕作子孫賴焉夫人梁氏大名貴族自爲處子時好誦釋氏書老益康健五步之外明見地上遺

針生於丁酉二月二日以天歷二年十月十日卒年九十有四梁夫人生子男四人長不花奉訓大夫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居官廉介而寬簡人罕見其喜怒前公卒次累加爵一名文圭篤學而尚志卒贈承事郎秘書監著作佐郎次即燕真不花亦前卒次延壽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已卒女三人長適中奉大夫浙東道安慰使阿哈八失次適揮州達魯花赤荅失蠻次適芍陂屯田萬户鐵哥廣子男一人掇落解女一人皆居幼而早卒孫男七人長阿馬禿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次脫脫興濟縣達魯花赤已卒次豬狗亦卒次李蘭溪用公廕爲寧國路宣城縣達魯花赤次守恭天曆三年進士今曹州判官次守禮泰定四年進士今武州達魯花赤次完哲淮東道宣慰使司奏差女八人長早卒次適真州判官張行簡次適武

鄉縣主簿閔安達兒次三人皆適名族次適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前進士趙期頤次適唐兀康理仙曾孫男若干人長說因襄陽縣主簿次怯你赤次與權至正二年進士令秘書監管勾銓尚幼女若干人玄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耶律夫人及抄思公張夫人俱葬大名而別的因公以其卒之年九月三日葬汴梁扶溝縣郭西南之阜原梁夫人之卒也孛蘭溪既奉柩權厝于扶溝先塋之次遂謀於族人曰先世葬大名者八十三年矣其葬不如禮奈何咸曰曷遷於此乎孛蘭溪以為然乃自大名奉遷三喪以天曆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改葬于扶溝與別的因公同兆域梁夫人祔焉其易服而斂也見抄思公之骨極大左臂自肩達于指節連錯瑩白如玉下棺之際有大風捲沙自北來至壙而散亦異矣孛蘭溪將樹碑以表于

墓隧已磐石而未及刻後二十年乃使其子與權奉趙集賢之狀屬溍以銘狀稱乃蠻之破滅也其本支幾無類矣耶律夫人煢煢然挈孤子歷艱險終以全其後可悲也已隨頡府君奮身戎行披冐鋒鏑鴈門三峯功伐特盛方將大其門而壽齡弗永惜哉台州府君招降叛逆如呼小兒馳射猛獸以除民害何其雄偉也官止於郡而不大顯相士之言信矣向微張夫人之力何以自致於此乎父子之智勇兼人克有勲業婦姑之貞烈尚義卒昌其家可無傳於後耶溍竊觀司馬子長所記多奇節偉行非常可喜之功惟夫雄文善壯其說是以後之覽者為之激烈慕歎而不已集賢荅祿氏子壻故述其家世為詳至所謂奇偉非常可喜之事筆力之宏肆蔚膽亦足以稱之非溍所能加損也謹備著之以為序而為銘以系焉銘曰

草昧之初群雄並馳既興而仆孰扶孰持猗嗟祿氏綿綿墜緒將絶而續由兩賢母匪母獨賢惟天佑之保其遺亂際于昌期委質輸忠先登賈勇以敗為勝不懸不竦既戡大敵遂長萬夫征行鎮戍靡有定居名城垂振將星遽隕襲紫傳龜繼述惟謹父則有子君實知臣試以劇務俾職留屯載疇其庸授以民社兵衛晝閑農作于野叛人跳梁呼之來前翦其兇渠餘黨帖然惡獸縱横殘民害物發無不中若貫蟣蝨時逾三紀七剖部符久淹外服訖懸其車寓跡田園其樂也獨膂力未衰云何不淑積慶所鍾子孫振振接踵儒科易武以文退食委蛇鳴珂曳組視此石章無忝爾祖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貤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視

夫世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而徵焉泰定元年冬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聞被 旨追贈二代信乎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棣州無棣縣之辛禮村歿因葬其地蓋其先出於齊公子高以名為氏譜諜隳逸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洲鹽山縣主簿諱輪祖考曰滄洲孔目官諱憲今贈中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總領諱璋今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鹽山府君而下三世俱有仕籍而志局于位厥施未光貽慶垂祉鍾于後人公實承之也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為吏會天兵南伐署招討司提控案牘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

中書省掾從征安南討兩江群蠻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携以入　覲既丞相改治江浙行中書省又　奏以為檢校官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榷鹽筴之利自汙簿問其事者以公厲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剡上擢中書工部主事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為左右司員外郎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豪之亡命者興利去害績用尤著廷議以公踐歷滋久將疇其民庸授吳江州知州下車未幾訟簡役均田里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立石以紀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揔管府治中時列郡方作祠奉帝師凡庀材用召匠傭一出於民力公獨諭浮屠氏之籍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耗民無半餉之勞而祠事以備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奉省檄行勞近郡

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虛額請悉蠲之而取他羡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水利久廢田不宜稻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菽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不俟報而歸吳門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遐錫之命而公之妻楊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
制書永懷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
上恩紀世德乃俾來徵銘溍聞古之為銘者必斟酌先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敘次高氏之世家名爵與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緜莫守其祧不有厚德孰復乎始蟬聯三葉蹐于膴仕胡卒不耀不震以轟儲厥義方嗣人之承展也嗣人是續是似服勤中外時踰四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

罔有失墜以荷寵靈煌煌
天書下賁玄宅發其幽潜昭融烜赫辛禮之原巋然豐碑琢而
銘諸以代鼎彝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永儆無極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續藁二十六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墓碑

宛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元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王公得請於朝疏恩二代爰狀其實来諗於溍曰是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庥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屬筆於子溍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遼之蓋州總管公之高祖諱璘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擁衆歸于我太祖從睿宗南攻汴慇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厲誓不與敵俱生摧堅擊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既下計功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之宛平因為其縣人高祖母曰示

剌氏曾祖諱德璋襲父職仍為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吾古倫氏祖諱塄通文史練尤善譯語事憲宗為必闍赤而以材學受知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國家龍興垂六十年上方注意稽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佽助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為真定路與魯總管真定於河北為巨鎮民多占籍軍伍撫馭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母曰李氏斡里根氏父諱承良好循而嗜學歷觀古昔廢興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嘗由行工部怯憐口總管府令史補徽政院掾史調將仕郎冀州等處納綿提舉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監陞為院以承事郎為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為其院之規運提點母曰李氏魏氏四世皆祔葬宛平先塋之次此其系序官業之可見

者也初總管公由晉王内史府掾陞記室遂入掾中書以文林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及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宣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叅議院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太原縣子其後公自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至是公以中政院判官拜令命遂追贈其祖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斡里根氏並太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魏氏並宜人累遷至太原郡夫人公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四世咸有官序而藴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管公實承之公名洪字彦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莫不敬服

事幹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違缺寒夜則捧其足而卧病目則每旦以舌舐之至病愈乃已尚書府君既殁家事悉咨於魏夫人而後行得禄必歸之且舉孫夫人奩具以奉爲先世所遺田廬則盡以畀其子慶不幸慶蚤世喪之喪過哀人尤以爲難有餘貲輒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吉凶之禮者則贍給之所引拔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至於涖官臨民績用尤著始入內史府來謁選而六七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亟爲關白程其材品較其資歷而補著焉天曆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爲東兵所殺掠兵未息而又苦寒公時在宣政院中書傳　上旨俾往賑之頼以全活者甚衆收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三千五百餘人兵馬司主求盜事最叢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

觀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爲可知觀公行治之循則義方之教爲可見是用牽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次曰螟蛉女三人皆在室其蕃衍盛大未艾嗣是宜有屢書不一書者銘曰

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功來居于燕蟬聯奕葉踐敭中外珪重組疊志局于位厥施未究委祉後人五世而昌煌煌宸章馳恩文祖升華禁從疏封胙土惟神在幽被服襃嘉假玆寵靈大啓厥家史臣作頌庸侈上德勅諸堅珉昭示無極

藍田王氏先塋碑

藍田王公以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分按婺之屬邑溍適以衰謝踣伏于田里公不鄙見臨而謂溍曰子兒

時侍先大父之側大父數顧子而言吾家徙居藍田逮汝六世
地豐美縣之千里莊先隴在焉粤自版圖入于　皇朝堤
墓兆域爲豪民所變易吾宦遊四方去藍田久慨念狐猶知首
丘汝其勿忘予聞而志之惟謹予自獲被官使歷中外四十
餘年未嘗一飯不在藍田下隧道之碑雖存而多剝落然亦間
有可考幸爲予追書其緊而重刻焉庶他日圖補報之萬一而
歸老於彼卒成前人之志也濡謹按王氏系出太原康訪公之
五世祖諱臨淵字伯龍金末登進士第累遷通判商州藍田商
之名邑覩其山川鉅麗陜右衣冠所聚心甚樂之因留家焉四
世祖諱彪字虎臣有膂力善騎射稱雄一時卒官藍田尉曾大
父諱子山字安仁始隱弗仕父諱榮字茂卿仕　國朝爲奥
魯官父諱自遹字遠夫從韓徵君游能講周公孔子孟軻聖賢

之道而通其大意陝西行省辟爲掾屬以久次授荊陽尹爲政曉暢本末聲譽籍甚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未上而卒今累贈其官廉訪公名武字桓仲幼與群兒戲大父見其頭角嶄然不類常兒指以語人曰克吾宗者必此兒也公既長克自樹立由歲貢入仕歷西南兩臺監察御史入爲大宗正府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出僉四川廉訪司事公天性剛方操履端慤嘗謂 朝廷寄耳目於內外臺察官吾終不效塗聰塞明以苟祿固位遇事輒發無所回撓會奉使宣撫行部或誣公有所私奉使不察而簿問焉公不爲屈廳事梁俄壞大蛇出其中衆駭散明日有神降奉使前憑其傔人踉蹌叫呼抱公而泣曰公實廉潔勿妄汙公奉使大驚事遂解乃改擢浙東有識之士或稱之曰進思報 上忠也退不忘所由生孝也可謂精白一

心篤行君子者矣初公當授父廕推以與仲弟或調都稅使或
亦能力學而承其家公有子惟吉今爲國子高等生蓋其世次
可見者如此昔韓魏公訪得五世祖塋於深州博野之蠡吾鄉
一新其封植而爲文以記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
也子孫其志之迄今二百八十年韓氏子孫世守其遺言而不
墜廉訪公敬共祖訓而惓惓於五世祖之塋其能盡孝與魏公
固無以異若夫事　君以忠則其宦業視魏公猶未艾也濬
不佞敢摭公所言序而銘之公歸刻諸樂石來者無忽焉銘曰
顯顯王氏系出太原家于仕國商之藍田蟬聯再世食茲樂土
久乃去之不留不處恂恂隱君没身布韋傳子及孫際今昌旹
懷材自奮後先踵武卓惟御史受知　聖主人方側耳朝陽
一鳴胡不慭遺不震以轟承之有人靖恭正直追遠不忘孝思

罔極緬彼故丘雲深木寒使事有指曷云其還有欲必從匪朝伊夕來瞻來崇載新封植貤恩所加　國有典常　天日覆臨孰敢壞傷歲時展省益謹其守式固且安大庇爾後

吳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于
朝追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陳氏妻陶氏皆宜人厥明年漢傑用舉者以夲官署五品職於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騎尉追封嘉興縣男陳宜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祗奉
命書齋肅以告已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人積累之效福慶衍溢賁及生有　國之寵靈非孱焉不肖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　天休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

四明黃向之狀來謁文濳惟府君之里居世緒年壽卒葬列於吳興趙公所爲誌趨操行事施予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爲銘庸敢撥取其大者以爲植德儲祉之符而顯詩之府君姓吳氏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寔父澤並宦事宋爲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沿海制置使李公曾伯辟署准備差使任而未顯功伐弗揚　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省右丞范公文虎薦任管軍千戶遭時承平始遂退引初府君既失所怙悉推貲産以歸二兄以鞠其弟妹逮有家室惟是志也達之於鄉鄰飢有米粟寒有繒纊病有藥餌死有棺櫝舟梁道路脩除惟時輟田四百畝闢書塾聚閭巷子弟延師儒以教之由是人知有學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覈實以上中書用近比署其門曰義士云其寢疾也遺命捐種户逋租猶三千石春秋

六十有四以皇慶二年五月癸酉委順而終窆于所居西北之
麟瑞里於歲行既周矣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
等處財賦提舉己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温台等處海運副
千戸今方以材顯融於時貤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爲善
非以近名而名隨之表立景附聲震響從有不期而至者矣然
其蓄也厚則其發也不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吳氏其成
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皇謌古制弘敷孝治疏封班秩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以子貴
啓慶自躬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爲利由家而鄉弗屯其施
鰥夫寡人幼童弱穉室無凍餒俗有孝悌爲而不居嗣人之遺
乃播乃獲乃引勿替有　命自天下飾丘隧赫其龍光松柏
衣被勗哉嗣人無敢失墜便蕃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覃及

來裔尚不一書斟酌祭器

華府君碑

華氏之先出宋戴公肇自考父别於大宗食采於華以邑爲氏傳子逮孫世爲卿士源遠流分譜軼莫詳公之所祖家宋大梁避兵南遷常之無錫卜居梅里克有隱德曾大父智大父曰詮補將仕郎遂卒于官父曰友聞屬富内附仕于其州提領稅務母曰袁氏實　人樸公之諱其字德珍也如有美質不煩師教平居沈靜寡於言笑出與事遇剖析是非具有條理無失毫釐年登六喪母故無恙先意承志惟其所向兄弟子姓合食同居恩之盡遺家庭穆如奴隸有過亦爲擯覆託以他事遣之使去世降俗敝豢於富驕公矯其失蔬食緼袍薄己厚物樂施無靳族姻之貧時加存問或辭不荅輒爲揪然懷金遺之或以物

言貧人以錢不厚取息三取其二人以為則推己之善及乎鄉
鄰敦本抑末言之諄諄人有鬪訟必諭以理啓其良心俾寤而
止或以貲産訴于有司曰汝姑退歸而自思兄弟錢財孰輕孰
重吾償汝欲汝毋妄動其人媿謝雍睦如初一家之讓化行里
閭歲適大侵民食弗足昔方有 詔以官易粟公輸所蓄千
石有奇法當得官公乃固辭或輓之行公曰不可民命方急何
暇私我遺榮弗居浩然而歸山椒水涘以教以娛僧某人者同
飲至醉曰公欲官吾力能致公給僧言可仕者昔官非三品吾
有不為僧走京師薦于當路授公總管屯田打捕俾以其職涖
治河東晉寧冀寧爲其四封畀以右階進義校尉秩則三品眂
郡長吏有隕自 天公懼且疑卒辭不就老於布衣至順改
紀二年辛未四月某日乘化而逝六十有七壽匪不多年不滿

百命也奈何重紀至元二年丙子九月某日葬所居里兆其墓位冷村之原反壤而樹式固且安同郡王氏公之元配沒先於公十有九歲子男六人嫡長埜僊以才自致列子朝班居功德司爲其都事二十有六華年登世次鎮及鎬年俱弗長鈞則未仕鏐亦蚤亡鎡又其次年方幼穉其女三人惟仲前死餘皆有行歸于名門婿鄭大亨暨錢宗元孫男七人十有一女埜僊所生長曰幼武次爲宗道沇及慶年次靜及儺裕又次焉曾孫男八其女有四由夲而支綿綿世系爲之狀者陳君子平以授幼武使來謁銘詣弗敢拒勒此貞石發其幽潛昭示無極

弘文裕德崇仁眞人薛公碑

公諱玄曦字玄卿姓薛氏其先在春秋時爲列國至唐而河東之族尤著有仕南唐爲其司徒者宋秉義郎習其後也秉義於

公爲五世祖嘗官于信州因留居貴溪縣之仙浦里曾祖諱璟太學進士祖諱士亨晦迹不顯父諱勉以學行見稱于鄉私謚文清先生四明袁公誌其墓公生而穎異舉動不類常兒雅不樂紛華年十二辭家入通龍虎山師事故開府太宗師張公及今特進大宗師吳公始至京師即出遊渤海碣石間縱觀古靈僊之迹人莫知其所在久之乃還

仁宗時用薦者得召見侍祠延祐四年　制授大都崇眞萬壽宮提舉居三歲陞提點上都崇眞萬壽宮一旹鉅人元夫俊游之士皆在朝廷公周旋其間接聞緒論學日益粹泰定元年奉　詔徵嗣天師旣至被　旨住鎭江之乾元宮未行屢從灤陽還至龍虎臺喟然歎曰楚雲江樹邈阻萬里引領親舍寧無惻然於中乎即日辭歸士大夫咸送以詩蜀郡虞公爲之

序三年八月也公旣歸則闢淸寧齋見心亭熙明軒築瓊林臺於龍虎山之西高爽靚幽各適其宜曰與學仙者相羊其間而密備大洞迴風混合之道蓋嘗遇異人而有所授云由龍虎山抵貴溪惟篠嶺最為峻絕乃作屋其上號崇賢館東為振衣亭仍割私田具茗飲以息過客臨川吳公為作文以記之初公所祖真人孫公住杭之佑聖觀孫公仙去法席久虛至元六年外宰相部使者暨諸官僚具書幣迎致公補其處辭不就至正三年四月八日 上御明仁殿集賢以聞 制授公弘文裕德崇仁真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州諸宮觀公不得辭乃拜命而遣弟子攝其事以遂高舉遠引之志焉公性孝友父歿自京師奔赴而歸犯霜露越草莽哀號擗踊若罔克生專意致養以慰其母而卹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嘗與公俱感微疾旣瘳而

見母壽極以悲五年正旦之日公將復見懼湯母懷使人請曰願母安意毋戚繼此當數未省也自是歷造山中之耆舊及常所與游者若訣别然俄一日酬酢詠歌如平時坐及夜分具盥濯畢語弟子曰天地之間何有非幻吾其逝乎厥明儵然而化是年二月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七異時公嘗遊所居東五十里之辰虹嶺愛其岡巒迴復林木蒼潤澄潭前滙秀峯外峙神氣翕聚宜為樂丘乃築壇其處名之曰棲神至是弟子陳彥倫已卒諸孫詹處欽于有興王景平及趙宜裕等七十餘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冠劍而窆焉遵治命也宜裕故宋諸王孫清脩文雅尤為公所愛重念無以伸罔極之報爰伐石以銘為請惟公夙負才氣倜儻不羈讀書日記萬言自孔老之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數術靡所不通善為文而尤長於詩豫章揭公留瓊

林月餘齋三日乃為作序稱其老勁深穩如霜松雪檜百折莫
能撓清拔孤峻如豪鷹俊鶻千呼不肯下蕭條閒遠如空山流
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與物競人以為知言公書札極麗逸
片楮出人爭欲得之有閻公之風而未之見者或使圖其像以
去見心亭後有土阜隆然而稱之曰薛公墩其見重於時如此
公自號上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若干卷樵者問一卷會粹群
賢詩文為瓊林集若干卷謹因宜裕之請摭張君天雨行狀所
述序而銘之銘曰
二氣絪縕降靈合真鍾粹姿兮超世拔俗秉端抱揭自得師兮
誕啓玄祕運行天地執元機兮金符玉章闔陰開陽徹萬微兮
纘其來下感契鴻化際昌時兮侍祠竹宮彤墀豐融輯蕃釐兮
飛斂珊珊韻頑群仙同宴娭兮幡然高蹈含光弗耀謝事幾兮

山英川靈前驅屏營遄其歸兮泊乎其休與造物游襟醇㥎兮
薰陶所至動植生遂不厲疵兮顯晦自我無可不可人莫窺兮
穹巖邃谷崇基列屋樂莫支兮以身爲累蟬蛻而逝忽若遺兮
寥寥上清渺渺玉京邈難期兮方壇密室千歲一日閟音徽兮
弟子推慕返壤而樹尚何爲兮謁辭揚芬篆茲貞珉表時思兮

玄明宏道虛一先生趙君碑

先生諱嗣祺姓趙氏故宋魏悼王十一世孫南渡後家于龍泉
父曰若釪生先生於宋亡之明年幼即不凡稍長慨然有出塵
拔俗之志年二十四學道于武夷山天游道院高士張君德懋
凝神宴坐未嘗出山張君携之至錢唐謁其師真人杜公於宗
陽宮一見大奇之公方兼領吳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其旁有
通玄觀則公所創也遂令張君居通玄先生居昇元以便於咨

叩父之杜公欲廣先生之見聞乃勉之出游京師諸公貴人多
慕而與之交方是時開府上卿張公以大宗師主教事令持進
上卿吳公爲嗣師咸加禮遇因挽眞館下聲譽日起延祐元年
有
旨以先生住仙都山玉虛宮給以銅章得用甲乙相授
受仍兼少微山紫虛觀提點焚修仙都少微皆先生鄉郡之名
山也又嘗住金陵之玄妙觀至順元年錫號教門眞士玄明宏
道虛一先生虛一蓋先生自號因以命焉人以爲榮尋
詔改玄妙觀爲大元興永壽宮出內帑金帛使加繕治先生即
以造大殿建法輪且出私錢作堂宇及外門會昇元住山姚君
季安仙去先生奉　制命嗣爲住持涖事未幾爲建大門買
山四百餘畝脩飭敝壞補苴墜缺靡憚其煩吳郡有齊氏之崇
福觀管氏之玄眞觀張氏白鶴觀俱徧禮求先生主之既得

旨以崇福玄真録永壽及先生至昇元遂兼白鶴先生於吳興
金陵並領本路諸宮觀欽承 上意扶植道教不遺餘力其
徒賴焉在玉虛時兩將使指代祀太華吳山江瀆嵩高王屋濟
源竣事過家慨然興追遠之思置田若干畝畀猶子仲成給春
秋饋薦之事乃還京師以乘傳函香蕆祠事於龍虎山宣大護
持 詔書於江淮荆襄廣海八番諸郡使節所莅歷覽勝槩
而訪求巖穴之士得一善輒薦揚之先生自奉甚約終身不茹
葷而坐客常滿擣珍擊鮮爲具必豐尤喜推轂士類賴其引重
而成名者甚衆先生既厭紛華甘淡薄歸休于大江之南而往
來山林間凡十年偶自昇元至宗陽遂至白鶴忽顧謂弟子衮
守約曰吾世緣已盡將回光而返照矣因索筆書遺言訖斂筆
奄然而化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其明年

是為至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守約與永壽之弟子楊玄鑑等奉遺蛻藏于紫雲閑乾元山之麓以狀介真人華公來徵銘竊覩先生年壯盛時果於中道遁窮居獨游邈不與人事接及出而酬酢世故未始絕物而於物無所凝滯卒乃遠引而去餐和飲醇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庶幾可以無憾矣是宜銘遂為之銘曰

古之德人與天者游無累於物不激不流卓哉先生夙志輕舉草衣木食坐閱寒暑惝然而起一息九州乃侍明廷乃謁介丘時行時止無往不復歸領珍祠返乎初服捐巧棄智以佚其餘委順而化棲神清都原始要終刻此貞石貽爾後人用慰罔極

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君碑

吴之長洲有為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諱善信字實之家故儒也曾大父曰琭大父曰睢父曰煥漳州路龍谿縣尹母沈氏順

龍谿之墓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爲之銘君幼凝靜少長好虛無之說欲辭父母去而求師父母不可授以家事而羈縻之君應酬少間輙取老子書反覆玩味久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毀形絶世若今人之爲也吾黨如蓮花生汚穢外接世緣内無所構閒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且納婦有子矣乃曰父母留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衣而木食巖棲而穴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時玄妙觀有雷師生不識錢数能以符篆捕逐鬼神君甚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爲之執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洞一者嗜酒醉輙詬罵人雖王公不避時時呼雲役雷䌸褻如兒戲然君知其有道者則延致而尊事之有所祈舜未嘗爲之動色或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爲意先生知君信之篤志授以不傳之秘他弟子不得者而君盡得

之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其徒研覈妙旨凡旁門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為心神至虛無所汩没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固精我得清靜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蓋其造道之本末可見者如此君初為子弟時無私蓄既壯能使資倍其舊鄉里有糾紛不可解輒為揣摩洞見底裏頓使之以柔退不爭取勝遇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務遺世獨立以為高而其襟度特為沖曠闢一室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一二古圖畫徜徉其中飄飄焉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游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强壯一日呼左右謂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真有所得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

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遺蛻葬于
丘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温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教育
其子若女克盡母道人莫不稱之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謙惟大
謙爲温氏出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
建安陳方之狀來徵銘昔老子嘗爲周柱下史周之舊典禮經
無不知之非棄絶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爲清靜爲敎漢人用之
而天下以治豈無益之學哉老子遠矣今道家者流所宗漢天
師張氏既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其子若孫或徵爲黄門侍郎
或辟爲丞相掾祚胤相承逮今千有餘歲不絶有能遵其執範
無廢人間事有以究夫道之所有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可銘
也已始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爲廣德路道録仍提點仁壽
觀昇之號曰體仁守正弘道法師且以聞于
朝再下璽書

為之加護予既備著君之道至於出處之大槩亦不得而略之也銘曰

老子有云脩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襲訛踵偽寖迷厥初歸潔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有美一人清風峻標列仙之儒養生有道不斷外緣神明內腴謂人一心無撓無雜漠然冲虛滌除玄覽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是所存久而愈晰百世不渝有崇斯丘表以石章過者式諸

玄門高士陸君碑

高士陸君諱應祥字景雲世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士元大父曰邁父曰文明母戈氏君甫成童而失所怙能自刻厲檢飭內則奉其偏親饘酏滫瀡必適所欲撫諸稚妹及笄而嫁咸得所歸外則憚其劬勤以植立門戶遇事無小大處之如轉丸鄉鄰有

糾紛不可解輒以爲請隨啓其端莫不洞中竅郄其幾警練達
衆共推服焉性澹泊無厚嗜經營積累餘四十年貲業得比素
封未始妄用黍絫圭撮以資華靡恒戒子弟以勤儉承其家
樂賙人之急族黨不能自振者多仰以食歲饑設粥餌於路以
活餓者散錢動以萬計尤篤信釋老氏不喜殺雖爲賓客脩具
鮮薨之物亦取諸市凡所施與往往傾其囊褚無毫髮顧惜意
新萬壽寺大殿而造佛菩薩像田畀北禪寺以興復其觀堂所
居傍光孝觀推圮不治首爲構高閣廣殿方丈之室餘宜有而
未備者迨屬疾猶俾緒成之其創置則有登澤之瑞雲觀以棲
十方羽士橫山之瑞雲菴延緇流專領之給以田有差作浴室
於城南燀湯織屨以俟過客而休焉者冬有鬻糜夏有茗飲歲
以爲常他所建饒益事不可悉紀也維陸氏實吳之著姓上下

千百年名公顯人史不絶書而君之先比數世皆韜光匿景無所表見君生逢盛旹頗欲以材自奮百未一試輙引身去着道士冠教主嗣天師因命為玄門高士瑞雲觀開山住持仍封上而加護焉君謝不敢當尋謫句曲山叅受大洞經籙於上清宗壇意將養和飲湛以祿其餘齡且示無所用於世也年七十有二天統元年十月晦終于家明年二月朔葬吳縣横山北先墓之次配周氏子男一人曰德原女二人長適沈宗德而卒次適施從政而從政又先卒孫男一人曰顒尚幼女二人長適徐氏震次未行既葬德原以狀來謁曰先人嗇己而裕物平生惠在人甚多而未嘗自言今所述特其粗爾幸即其可知者序表顯之子既辭弗獲則悲取狀所述次第為序而系之以銘俾刊于茲碑銘曰

泉其可欲不榮以祿而無殆無辱行事以智利物以義而無怍無愧不亡者存揭德有文是率是循在爾後人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